

九城爭傳余叔岩

胡耐安

在從前，娼優隸卒，原為人所不齒的下流賤業；他們的子女，並不得參與科舉。假令仕宦世家的大族，如果有子弟幹「唱戲」行業，便要在祖祠門牆，貼上一張橫條，驅逐出祠，不認可他是這個族的子孫。所以八旗子弟，禁止科班收錄；縱有偏愛嗜好，也祇能「串票」，不能下海；後來說是世風日下，唱戲的反而居然「人上」；尤其宮內的「戲供奉」，更是氣餒逼人，既高且貴的令人羨煞。

我對「國劇」（平劇、京戲），原是絕對的門外漢，雖說在北平就過一些時候，而且還認識甚多唱得頗為不差的朋友，並且也嘗參與過「捧角」團體。再說不打誑語，在年青時，還有一個女票友相與往還，她常將現身紅毯毯上的得意傑作，輕聲曼歌的向我耳畔細奏；無如「天資」所限，任是她如何的耳提面命，我仍然不祇不能唱，就是哼也難成腔。

不過，我每當心境煩悶、繞室彷徨、搔首問天的莫可奈何之際，我却常不自覺的哼出那「魚藏劍」裏的四句：

一事未成兩鬢斑，嘆光陰一去不復還。
日月輪流常相見，青山綠水在面前。

往昔如此，于今仍然。

偶爾，記起民國十九年在北平時，主掌北平「衛戍」軍權的山西朋友，曾經邀約我們一千「饒負雅望」的南方去的客人，假座南鑼鼓巷的一間大宅裏，開瓊筵以坐花，飛羽觴而醉月，脫落形跡，極盡歡樂之能事。

入座未幾，侍者報「余老板到」，主人立即離座迎將；在座的客人也有幾個下座立待。陳公博是那次的住客，他也離開了那首席上座，一陣嘻嘻哈哈的笑談聲，高個兒的主人翁伴着一個清

瘦小個兒的人來了。

我們一批沒有離座的人，也欠了欠身肢，表示禮貌的沒有疏忽。

相與周旋了一會，主人並未介紹來人的大名，祇說是「余老板」；其實，也不用細說，我們早已知道今天有余叔岩來同座。不待酒過三巡，陳公博便示意主人翁，主人翁當即「會意」向余開言，大約是「今天難得余老板賞光，我們這幾位南方好朋友，熱望能得洗耳恭聽余老板高歌一曲」。隨即命人將原已預備妥善的琴師，亦即原來為余操琴的琴師請來。余的腔門不高，在戲院裏祇有前五、六排可以聽得清楚；這一回我們同處一席，又沒有武場面鑼鼓傢伙的煩擾，又不像戲院子裏人聲嘈雜，大家靜悄悄的聽他的「魚藏劍」，真個餘韻繞梁不同凡響。事隔三十多年，我在「朗誦」那「一事未成兩鬢斑」四句時，鬚鬢當年聽歌的印象若在眼前，可惜我祇能哼這四句

。余叔岩在那時，真是平劇界的魯殿靈光。他擁有厚資，既不常出演，也不輕易參加堂會；就是以朋友關係請他喫飯，他也是非其人不到。他間或偶一出演，海報貼出，九城開動，幾乎「家喻戶曉」的人爭傳聞：「余老板今兒個貼出什麼了」。他的票價比梅蘭芳要抬高一元以上，賣座的盛況，據說，比譚鑫培晚年還有過之而無不及的。

因為譚愛錢，所以常常出演；余既有錢，體力又不壯健，因此，聽余的戲，比當初聽譚的戲還要寶貴得多。在自由寶島，聽戲實是一件艱苦而不甚適意事，角兒既難臻上乘，座位也不舒適，懷想當年聽余叔岩的「清唱」，不能不說是生平的好寄遇，特地來一談余叔岩。余叔岩大約已死去好多年了；似乎是在抗戰以前吧？當他生前所灌唱的一些唱片，也頗多是片段的非全齣的遺憾遺憾。回想「當年」，我們當年的座上客，數說起來，能得涵泳予自由氛圍中全其殘生的，僅得區區小可一人，一事未成兩鬢斑，唸來又未免要於邑難禁的嘆其不勝了。不過，凡百行業，要得出人頭地，也須具備有一套「過人」的本領；即如我輩教書匠，浮浮沉沉，上而升之的盛名大師，也祇是少而又少的百難得一；若然，余叔岩之所以為余叔岩，絕對不是學幾句「孫腔

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
買合訂本請撥電話七七一二四八
○，即可收到書刊。

編輯報告

△名作家費雲文先生的「戴雨農鋤奸紀略」透露了現代史上一大秘密，是為汪精衛曾經勸說龍雲發動政變，脫離抗戰陣營，接受日本條件，結束戰爭。汪精衛勸說龍雲的秘函被戴笠將軍的工作人員偵破，使龍雲不敢妄動。費先生同時以流暢的文筆，嚴謹的態度，寫革命志士在戴笠將軍指揮之下，鐵血鏘奸，慷慨起義的事跡，誠足以驚天地泣鬼神，令人無限崇仰，永難忘懷。

△祝秀俠教授的粵海舊聞錄，越寫越精采，備受國內外讀者的稱頌和讚揚，本期祝教授為中外讀者寫：國父論詩及詩作，馬君武、盧

少岐、張竹君三角愛所謂「驢馬爭犖」逸事，包青天遊七星岩等軼聞趣事，值得一讀再讀，反覆咀嚼。

△劉昌博教授「江湖兒女的挑戰」對綜藝團最近訪問香港演出情形，有生動翔實的描寫，引人入勝，可圈可點。

△抗戰勝利後，東北小豐滿電廠曾被譽為國軍手中一支特種部隊，尤以民國三十六年電解松花江堅冰，屏障吉林省會永吉的傳奇故事，最為膾炙人口。陳嘉駿先生的「郭克儻電解松花江」，對此一故事，有生動翔實的描述，最富史料價值。

△本期又因稿擠，原應刊出的兩篇續稿，不得已延至下期刊出，敬請作家讀者原諒。

台灣土地銀行

竭誠為您服務！

歡迎大家存款儲蓄
協助大家生產致富

存款利息優厚
放款手續簡便
辦理各種匯款
代客買賣證券
分行遍布全省
敬請光臨指教

臺灣土地銀行

總行：台北市館前路四十六號
電話：三三三一七五（十線）

譚調」而已，自必也有其過人的本領。戲子云乎哉，似乎比我輩教書匠的功候熬鍊，更得費其三更燈火五更雞；現在說起來，唱戲的、教書的，笑而言之曰，都是吃開口飯的，對不？